

酒井忠夫，《中國日用類書史の研究》*
東京：株式會社國書刊行會，2011。308頁。

吳蕙芳**

日本著名的社會文化史學者酒井忠夫教授(1912-2010)於去年初過世，享壽近百歲，遺著《中國日用類書史の研究》由東北大學名譽教授小川陽一博士代為補註和校正後，終於在今年初問世。該書雖是以昭和33年(1958)刊出的舊作〈明代の日用類書と庶民教育〉一文為基礎增補而成，然全書篇幅達三百多頁，實較以往一百多頁的單篇文章擴充許多，值得重新閱讀並用心體會作者諸多開創性的觀察。

遺著基本沿用舊文架構，全書除前言、結論外，共分17章。其中，第1至4章介紹傳統類書的由來，《四庫提要》對傳統類書，特別是坊刻稗販類書的批判，並將《四庫提要》所收傳統類書分成七大類（即總括事文、科舉、書翰啓筭、詩賦詞藻、氏姓人物、故事、幼學啓蒙類）加以分析說明。第5至6章介紹宋元時出現、刊載通俗內容的日用類書，特別針對《事林廣記》一書詳加解說。第7至16章介紹明代的傳統類書與日用類書，前者含唐宋式類書與舉業用類書，而後者除綜合性日用類書外，尚分別介紹屬啓筭翰墨、故事、幼學童蒙教育、居家、市隱編纂、商人用等六類專科性日用類書。最後，第17章解析明代日用類書普遍流通之情形。全書中特別值得注意的是第15至16

* 筆者承蒙小川陽一教授於日本311大地震期間惠贈酒井忠夫教授遺著，實由衷感激，謹此致謝。
** 國立台灣海洋大學海洋文化研究所副教授

章，其介紹市隱編纂及商人用的兩類專科性日用類書共 8 種，實為新增內容。惟新增篇章外，遺著亦對舊作曾提及之明代諸版日用類書重新介紹並給予大篇幅的解說，令讀者更易掌握相關訊息。而遺著之所以能如此大幅增加內容，實在於半世紀來，學界關於日用類書資料的蒐集、編印，以及各角度、方向的研究成果不斷出現，提供作者更多的參考資料與論述依據。如汲古書院從平成 12 年(1999)起，出版《中國日用類書集成》資料集 14 冊，將分藏於日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尊經閣文庫、宮內廳書陵部、名古屋市蓬左文庫、京都陽明文庫及建仁寺兩足院等地之六種明代萬曆年間的日用類書，包括《五車拔錦》、《三台萬用正宗》、《萬書淵海》、《五車萬寶全書》、《萬用正宗不求人》、《妙錦萬寶全書》等，完整刊載，便成為第 8 章增補部份的基本資料。同時，酒井教授之後許多運用日用類書資料作各種課題研究的日本學者，特別是致力於文學領域的小川陽一、醫學方面的坂出祥伸之研究成果，均可納入遺著中之參考依據，實豐富書籍之深度與廣度。

由於酒井教授在二次世界大戰前即追隨仁井田陸教授(1904-1966)學習中國史，而仁井田教授是最早關注及普遍蒐集日用類書資料的學者，且率先據此資料研究法制史，承襲其學的酒井教授則據以研究教育史，尤其強調日用類書資料與明代庶民教育間之關係；同時，正式將此種珍貴史料定名為「日用類書」，以別於仁井田教授所稱的「日用百科全書」。據作者自言：其所以採「日用類書」一詞，係因此種書籍內容實增載許多庶民日常生活通用之各類事項，故將中國人所稱的類書合上「日用」二字，從此「日用類書」名稱即為學界沿用迄今。酒井教授並對各種類書之版本項目、內容，細心比對，觀察出日用類書之源實為宋元時代的《事林廣記》，因此書下啓類書增載日常生活參考事項，實大不同於以往主要供王公大臣治事或文人雅士行文參考用的傳統類書，從而發展出明清時期便於庶民大眾日常生活使用的各式通俗類書。

綜觀酒井教授於半世紀前對日用類書之定名定位、源流與演變的探究，以及強調此種史料之重要歷史意義，其在日用類書研究中之領航地位與影響力實

無庸置疑。惟筆者以為其遺著中對《文林廣記》及屬幼學童蒙教育用的專科性日用類書之介紹，似值得進一步分析說明，以確切釐清該史料之定位與價值。

首先是明代的《文林廣記》一書，遺著將之專載於第 7 章，採用的版本是藏於日本宮內廳書陵部的 34 卷 10 冊本。酒井教授認為《文林廣記》乃明代各種日用類書，特別是綜合性日用類書之首，實承襲自宋元時的《事林廣記》，並促使明代其他綜合性日用類書的發展，故將其相關內容安排於專門解析元明諸版《事林廣記》的第 6 章之後，及專門介紹明代 13 種不同版本的綜合性日用類書的第 8 章之前。事實上，今日可見之《文林廣記》原書不僅藏於宮內廳書陵部，日本國會圖書館亦有殘本，存 14 卷 2 冊，為長寬 24.5×14 公分的木刻本，觀其殘存內容，應與宮內廳書陵部本相同。《文林廣記》一書卷頭有「萬曆丁未歲林鍾穀旦、賜進士振南傅國珍序」，可知書籍最早刊行於萬曆 35 年 (1607)，其目錄多屬日常生活事項，與《事林廣記》類似，且序中亦明言「凡切於民生急用者，盡兼收而竝採之」；又《文林廣記》為單層排印，也與元明諸版《事林廣記》相同，卻不同於明代各版綜合性日用類書，如《五車拔錦》、《三台萬用正宗》之類，後者均採上、下雙層排印。凡此均可證明其與《事林廣記》此一綜合性日用類書之淵源關係。

然值得注意的是，《文林廣記》一書之刊行不早於萬曆 35 年，實較目前所見最早出現，內容多達 43 卷的明代綜合性日用類書《萬書萃寶》〔刊行於萬曆 24 年(1596)〕，晚了至少 11 年；且《文林廣記》各類目所載實際內容，主要為宋元《錦繡萬花谷》、《啓筭青錢》等屬翰墨啓筭用的通俗類書。又《文林廣記》在書面的全名為《錦繡萬花谷全文林廣記》，各卷卷首名稱分別為《新刊類纂天下利用通俗集成錦綉萬花谷文林廣記大全》（卷 1、3-10、12-14）、《京本國朝彙纂古今備用三才志略錦綉萬花谷文林廣記》（卷 2）、《新編國朝精選古今備用錦繡萬花谷琴法要略文林廣記》（卷 11）等；同時，編者在序中明白指出該書實「將各部集為一，選名錦繡萬花谷，於凡上之天文，下之地理，中之人紀，儒學吏業，冠婚喪祭，琴棋書畫，士農商賈，九流三教，百

工技藝，編輯一帙，使展翫之間，如觀錦繡奇葩，爛然奪目。」編者也特別說明「廣記之書，前者所謂事林，翰墨風俗，博物類聚，非不載焉，然有匪迂而鮮稽，則肆而近訁，匪而寡要，則載而無徵，今茲一帙，簡而易知，詳而備述。」可見《文林廣記》雖書名中有「廣記」二字，卻與《事林廣記》仍有相當差異，須作某種程度之區隔。

其次是關於幼學童蒙教育用的專科性日用類書，遺著中列入第 13 章，共介紹《莆曾太史彙纂鰲頭琢玉雜字》、《新鐫增補彙纂摘要鰲頭雜字》、《增補素翁指掌雜字全集》、《居家緊要日用雜字》、《新刻訂補直音雜字世事通攷》、《新增萬寶元龍雜字》六種不同版本。酒井教授認為此種專科性日用類書乃流行明末清初之小型類書，內含許多日用字詞，可供童蒙認字識詞用，故書名刊有「雜字」二字。

事實上，中國以「雜字」為名之書早見於漢代的《雜字指》，內容載篆體與今文之對照，性質屬檢索字詞、有如字典功能的工具書。魏晉南北朝至隋唐亦有相同性質與功能之雜字書發展，而真正成為供童蒙識字認詞用的雜字書最早出現在宋代，當時此種書籍因內容主要為日常生活之各式具體名物字詞，與大量記載古聖先賢嘉言懿行之《三字經》相較，自然倍受強調理學的文人鄙視。雜字書發展至明清時期，除載字詞內容供童蒙識字認詞使用外，亦有刊字詞釋義或生活知識內容者；雜字書因此可概分為教科書與工具書兩種性質與功能，而後者更可分為供檢索字詞意義的字典、辭典類雜字書，或供檢索生活知識的家庭生活手冊、家庭生活百科全書類雜字書，惟前述分類字詞、字詞釋義、生活知識三種不同內容亦混合刊載於一本雜字書內，故明清時期的雜字書往往不限一種性質與功能，持續至民國以後的雜字書亦同。同時，明清時期中國刊印的各類型雜字書流傳至日本，日人受其影響，也編纂出以檢索字詞意義為主要功能的工具書型雜字書。酒井教授遺著所介紹的六種以「雜字」為名之幼學童蒙教育用專科性日用類書，均為明清時期的出版物，而其內容雖有屬分類字詞的教科書型雜字書，也有混合刊載分類字詞、字詞釋義或生活知識三種不同

內容的工具書型雜字書，且後者居多，而利用此種工具書型雜字書的人恐不限於童蒙或初學識字者，因此該史料之定位與價值應較作者認定的更為多樣化與多元化。

最後須補充說明的是，自 1950 年代後期仁井田陞、酒井忠夫開啓日用類書之相關研究，半世紀以來，除日本學界致力此一領域而有相當成果外，中文學界的努力亦值得關注，特別是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王爾敏教授自 1990 年代即廣泛介紹此種資料，並利用相關資料討論明清以來庶民大眾的各式日常生活情節；影響所及，台灣學界多人利用日用類書資料研究明清以來社會生活史或社會文化史，成果包括民間社會生活內涵與演變之整體討論，而其中關於印刷、教育、藝術、醫學、地理等專門課題之研究，涉及範圍不限於史學，尚及於文學、圖書館學、教育學等領域，可見日用類書內涵之廣與意義之深。惟在普遍運用此種資料之餘，學界尚須注意宋元以來出現的日用類書，乃至明清以來普遍刊行、蓬勃發展且廣泛流通四民大眾生活所用的日用類書，均係由宋元以前的傳統類書演變而來，因而日用類書資料中呈現的編輯方式或刊載內容，不免因襲傳統類書，採用相關內容解析其意涵時，須特別注意傳承性與延續性，故較適當之方式應是追溯此一內容於傳統類書中之刊載及流變情形，再仔細比對分析其在日用類書中的差別異同，乃得完整窺探實際面貌；惟如此追本溯源，又須將研究範疇擴展至以往較不被學界重視與利用的傳統類書部份，因此，學界下一步該普遍關注而廣泛運用的對象，或許就是傳統類書資料了！